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序類

送貴溪令帛君述職赴京詩序

入周而聞緇衣之什則知鄭伯之政入魯而聞章甫之謡則知夫子之政入漁陽而聞兩岐之歌入蜀郡而聞五袴之謡則知張堪廉范之政蓋納言以觀治忽采詩以觀民風聽謡誦以審哀樂乃古今論治者之所尚不可廢也貴溪令長興帛君原載茲將循比奉職入覲京師邑博吳時亨李時中李敬甫及耆英拔異之能言者為詩歌以道其行其亦竊取此

義歟宏曩與君同為曲江之游稔其為人近得告歸豪旁邑與蒙河潤之稱又稔其為政蓋君之為人也慈祥愷悌有視民如子之心忠信明決有聽斷如流之才而其為政也宗之以正將之以誠催科之中撫字存焉刑罰之中教化寓焉故雖不煦煦以為恩也而孤煢窮困無不蒙其惠不察察以為明也而黠吏猾胥無所用其欺不皦皦以為廉也而苞苴請寄無以投其隙不僕僕以為勤也而缺政小物無不當其可不凜凜以為威也而豪民右族無以逞其詐貴溪政繁事劇號為巖邑也而君特卧治之居三年醨為醇

俗蒸為至和農安於野而年穀屢登士安於學而絃歌方殷商賈安於市而闤闠旁達行旅安於途而姦穴竄伏寮佐安於職而百廢具興神安於祀典而妖誕屛息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無負於賢科無愧於民之父母矣予知諸君之作始詠其實固非為過情之譽也今

上臨御日深勵精政事方大計群吏之治大明黜陟之典君茲行秉衡鑑者必署以上考則憲臺可仰取郎署可俯拾其及人之澤將覃於天下而不專於一邑矣然予竊有所感今天下王澤不流民生少遂者

郎星未耀而猷難其人耳間有賢如蕭君者則又驟遷數易不能竟其所施使蒙福之民如赤子奪之慈母雖有借寇之章挽鄧之歌亦徒付之空言良可慨也司國柄者苟能建久任之議凡守令之賢者一如漢家故事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必政成而後易之豈非生民之大幸哉予既喜蕭君之政為人所歌舞將去是而羽儀于天朝然又恐既去而思其遺愛者不能忘也聊復致拳拳之意云

贈醫師夏君孟厚序

所謂醫貴乎老者豈非以其閱歷多而有定見試驗

醫而有定守耶凡初學書者紙費學製者錦費學醫者人費人不可以多費則醫非閱歷多而試驗屢者尚足貴哉昔齊桓公伐中山夜迷失道管仲請擇老馬而從之樊遲問稼孔子以謂不如老農夫農之與驥無大損益於人而猶以老為貴況醫乃天下之仁術群人之司命烏可不貴於老哉夏君孟厚於藝術無所不學而尤以醫名醫於諸科無所不學而尤以外科名春秋已七十矣鬚髭皤然談論亹亹不倦蓋所謂老於醫者也頃家君得癰疾甚危諸醫皆束手無策舉家惶惑憂惕食不能下咽予日夜籲天請以

身代獨君與朱銓者以為無恐而君主之尤力每延旦就榻診脈已怡然而退至其處劑則據古方內補之法不敢少置增損於其間旬且浹病勢未殺君持前說不少變傍人皆笑以為非愚則誣其強者至面嗤之既又數日家君之疾果少差閱月起居如平時蓋方疾勢危急之秋譬則乘舟於重湖鉅海之中驚風駭浪傾撼摧損舟中之人皆駭愕失度委身魚腹猶賴長年三老持柁不廢臨危之節以行於靜定之餘君於是有奇功或問之則曰吾聞見者數四苟攻補合宜無所偏倚許多而藥雜則非徒無益而反

之然則醫之貴於老不於是而尤可信耶予載筆
玉堂以文學為職業然性頗疎懶於人之請輒以致
[illegible][illegible]遊之鄙以家君即安之故德君不能忘念惟贈君
以言庶幾可以張君之功而道予之意且以君亦知
重其辭者也於是乎書

送弋陽邑博洪君明卿序

昔有人言周公之富貴不如夫子之貧賤蓋以周公
位冢宰正百工然賢如君奭親如管蔡而不知其心
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若顏
淵由賜皆天下之賢才則亦有以樂乎此也予嘗誦

之以為斯言即夫子所謂有朋自遠方来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其大而非誇若歟師儒之職甚卑而其禄甚薄自世俗㕦於富貴者觀之誠有不屑為者然苟能因其材隨其分盡其心以行其志如安定之在湖學推明躰用以淑其徒及其教之既成賢才輩出大有益於人國則名教之樂亦可竊附於聖賢之後其視苟富貴徒貧賤者其為人賢不肖何如哉前陽洪君明卿以鄉貢進士来署弋陽邑庠教事者九年於兹矣其容貌莊而温循循為人之表範其學足以待問而及指手於温故知新之訓其過

弟子員一惟恩義是尚而於財利尤不屑屑比歲來是邑之士登名鄉書者倍蓰疇昔倫魁之選昔所無而今有之若翰林庶吉士汪君抑之秋官方君行恕進士范君景賢鄉進士李君文衡楊君誠之陳君克一夏君時望李君汝章汪君器之皆嘗載名弟子籍中而其餘懷抱利器以應時之須者不可以一二計予面明卿者再再未嘗見其嘆老嗟卑之態方且欣欣然以得士爲喜明卿其庶幾能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者矣今國家脩舉學校於師儒之職尤加意焉故其文行之優者試於吏部輒得補郡佐邑長

以究其長而其有志於進士舉者又往往得以入奉
大廷之對以明卿之學之績俯拾仰取惟其所欲宜
無難者使能因其材隨其分盡其心以行其志則隨
試輒效且將無往而不樂也明卿北行有期文衛董
來徵予言為贈予故以其可樂者贈之蓋孔顏之事
業曰師曰弟子云者固其職分之所當勉者也豈曰
擬非其倫哉明卿尚益勉之

贈河南大參劉君愽之序

驗封正郎東阿劉君愽之頃以大夫人服闋北上會
河南布政司右參政缺冢宰鈞陽馬公遂以君薦今

之政司即古之州牧也其職主於承上命宣德意
以牧養乎斯民馮公掌握邦治蚤作夜思拳拳焉仰
體
聖天子奉天惠民之意凡遐方遠郡與有撫綏責者
必惟其人而視其父母之邦乎居為人溫潤如玉自
登甲科官吏部即受知三原王公歷考功稽勳驗封
百爾舉措付之公議未嘗意狥士大夫多愛重君者
於是共賀馮公之薦為得人也或以地望論之疑君
不當遠處外服乎則以為賢者之志在於澤民而已
中外遠近亦繫其所遭曷嘗為身而擇地哉予不能

通曉時事然竊觀藩臬之秩雖下其使一等而事權
職務無大相遠凡兵民之休戚風俗之善惡無不當
問按部所至守而下必郊迎屏候庭趨而階跽喜怒
異態而榮辱隨之是其所據不亦重乎一省之地分
為數道道以一人守之而歲易爲守者有材鄙汙潔
而政之興墜民之苦樂以之是其所繫不亦大乎足
國之務在賦與役而其斂散收予一事之興不如一
事之省民與國兩必能兩便也是其規為措注不示
難乎君茲行在上[illegible]君子為官擇人之意以當其[illegible]
大而難能者[illegible]人校量內外而以出為[illegible]

況今朝公卿起自藩服者十八九君之後入臺省者亦旦夕事耳凡與君同進士而仕于朝者篤年家之義相率餞君而必以言贈焉弘不佞忝載筆從諸君後於是乎書

送張天秩丞攸縣序

士君子筮仕之初惟當充其才勵其志求以能其官而已祿之濃薄位之崇卑不必校也夫才之賦于天者雖有限量然常因事而見志之所在才副之百里之途苟甘於偃息其遠猶燕越也晨起道路駸駸不已及晡固已達於其所欲往矣三軍之士勇怯不齊

盖有畏敵如虎者大將援桴而鼓之親冒矢石以成搴旗斬將之功夫人可勉而能焉所謂有志者自有成非虛言也今之仕者既惟擇官於始進不復需效於終身祿與位一不如其所望則臨民施政必有無聊不平之意雖其才猷幹局有過人者亦將藏焉以阻苟焉以安况望展布四體益充其所負挾者哉盍亦思之萬鍾之祿或積於斗升三旌之位或起於莞庫古與今往往皆然吾何可甘於自棄而不要其終也耶使資厄於時進限於塗而無復高位濃祿之望苟能用吾才行吾志居是位也則必盡是職而受近

急事之誅不及焉斯亦賢矣張君天秩於宏慈忠表
兄弟而其學也實以予伯父少恭公及叔父淵貢進
士雪峰先生為師宏聲年與君聯筆硯共燈火者寒
暑屢易賴君麗澤之益為多君天資朴茂篤於問學
為文有思致以之取一第無難也顧乃淹於胄監其
才與志久未及施今茲叅選於天官宏意其展露所
長超越流輩遠甚佐上州長壯縣蓋其囊箇中物耳
而又瑩得攸縣一丞噫事之難定固如此哉昔人有
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之嘆才優志廣者固不屑於此
也然予觀今日之事百里之民丞得而共理之一邑

之政丞得而察知之譬之兄弟令伯也丞仲也與吉之以嫌例不可否事者異矣士惟無志焉則已不然則勤政安民惟才是視其孰能禦之序進超遷惟才是論其孰能量之君行矣尚安其官樂其職勿授其始而要其終書曰功崇惟志固吾與君素所講習焉者也

壽封長史竹坡張公序

歲九月十有一日封長史竹坡先生之初度也先生之仲子廷哲以弘治庚戌進士授興府左長史而先生與其配孝宜人俱受封誥之恩至是巳七十年其生

之年為宣德辛亥至是盖四百四十甲子矣其季子廷貢以已未進士官上饒欲迎先生至官邸庶幾仲厳綵之私先生不可且以書諭之曰吾老矣日與昆季子姪宴集笑歌取適山水甚樂也何以就養為扎盖先生同産六人伯兄少參公及弟驥浚丹以蒙甫皆老于家而仲兄以文以時及幼弟當塗司訓以震或隱或仕友于之愛甚篤先生子四長史及上饒雖係於官弗克稱觴膝下而其伯氏景夔叔氏景燧則皆隱居幹蠱未嘗去左右且猶山鑑湖之勝足以縱遊覽江瑶海錯之珍足以供奉養先生以封居之貴

族望之華一觴一咏徜徉其間烏紗白髮耀映先後雖陽明天姥之仙莫或過之豈非廷賓所能盛致也然廷賓意猶鬱鬱問語予故欲假詞寓歸以為先生壽予廢筆硯久矣自度不足補廷賓之所須然義有不容已者夫壽本於德王瓚之於黃流藹藹之於樛木以類而應其理然也吾夫子之言壽也必歸於靜言靜也必歸於仁蓋仁者萬善之長德莫大焉予雖不及升先生之堂而與先生之從子廷良君同為丁未進士又因廷良而辱少參公之愛頗深且廷哲廷賓交遊皆最久也因椿以知洪因建慶以知松因仲

郢以知公權則先生之為仁人長者無疑矣而又安於家食不屑就養亦惟恬愉靜退無慕乎其外之心其享高年膺盛福豈偶然哉況廷哲輔翊親藩能效忠秉德以為維城之助而廷賓試政壯邑能奉公持廉以應列宿之光所以養其志逸其心而逕續方来之休寵者兩無憾焉先生之壽張氏之福蓋未艾也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請以為先生祝

贈永豐令沈侯惟佩序

臣蘄於忠子蘄於孝忠孝臣子之當然也若忠足以承君之寵孝足以悅親之心則又人所深願而不可

無得者焉盡其所當然存乎已得其所深願存乎天已可必而天不可必也必其可必而不可必者亦於我乎應之其為可賀孰甚哉蕭山沈侯惟仰令永豊有年矣將奏課於天官卿且以家書其母衛孺人在堂年幾九十又得取道拜慶邑人愛侯莫不欲為侯賀而庠生余君舜卿介其姻王科上饒周君廷宣來懇予言疊疊道侯不倦曰侯蕭山名族也自宋迄今宦業不衰侯承其尊翁知足道人及衛孺人義方之教以明經領鄉薦來涖吾邑必勤必慎惴惴焉惟所生之忝是惧吾邑俗頗頑獷號為難治鋤強植弱撫

學有方振擧廢墜類有成績况加意廟學支傾葺壞煥然改觀庠遊之士心德侯甚嘗署上饒邑事不旬月民吏畏愛遂有頌聲流聞當塗乃與劉薦古人未可知侯於今日殆可謂良吏矣且侯政暇念其尊翁耕勤風木之悲以衛孺人年高不能就養也陟屺瞻雲无切感慕歲之十有二月十有二日實孺人設帨之旦侯婦率昆弟子姓稱觴膝下白髮綵衣輝映閭里未知天下之樂復何以加此也竊聞太史氏於循良孝友例見褒録言可靳乎予素聞侯賢乃今得其詳矣昔人謂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而王祥孝子

也嘗治海沂竟致邦國不空之讁忠孝相須蓋萬世不易之常理也今國家以孝治天下洸君行位孝廉之舉孰不喜談而樂道之而况永豐之人士乎益侯乃邑人之父母而衛孺人即其夫父母也必父母之愷悌而後其子得保其生必大父母之無恙而後父母得舉其職吾意是邑之人莫不欲孺人之壽如岡陵松栢不騫不崩庶幾久被侯之恩澤也侯茲行當書上考進崇階邑人其尚有借寇之章乎二君揖而對曰此邑人之意也丘以為吾侯賀矣予讓不獲於是乎書

壽建陽衛指揮僉事致仕裴公八袠序

皇明之得天下也始於南服而其取南服也始於太平故郡之公署僧廬往往爲戎

太祖高皇帝駐驆遊居之所予北上取道于此將追考其當時創締經營之實庶有一可以補日曆政記之遺意郡之耆舊闕多而聞見廣固有能道其詳者予或爲予言梅坡居士裴公鳴鳳以指揮僉事老于家春秋今八十矣悅詩敦禮有古賢將之風蓋武弁之傑然者思一訪焉而公之大父子成實侯於天造草昧之初當

皇祖渡江援采石克太平下建康子成皆與有勞勛

裴氏世賞所由始也未幾爲公懸弧之辰郡主周紹

立先生偕別駕屠君監郡張君節推李君邀予往賀

則見公儀觀山立談論風生坐自旦迄晡爵行無算

酒闌尚能與客戰壺矢無幾微倦態予甚壯之聞公

當未壯時嘗侍先揮使諱謙者征貴州之草塘湖南

之辰靖宣力四方無忝於桑蓬之示其意氣偉然可

想矣茲惟恬嬉無事可以老也脫當須洞勵勤之秋

意公奮行爲報豈在營中伏坡下邪仰惟我

皇祖起布衣成帝業舉海宇而躋之於仁壽曠古今

始一見之譬之木焉茲郡實其根本所在得氣最先而悠久以之予竊謂長生茲郡者當多被淑物之福甲於天下而況公之先又有勞於金戈鐵馬之役者乎其壽也固宜然抑又謂公之先揮使壽亦甚高公年四十始世其職則所謂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者[illegible]果足據歟彼蓋以兵為不仁之器[illegible][illegible]或過焉斯不利其身與其後不知善用兵者仁同寓於其間除殘遏亂拯斯民於水火非仁者之功耶此我

皇祖所以壽國脈於億萬斯年之久而凡與有勞勛如公之先者皆當無負於爰及苗裔之盟也公之子

今指揮僉事綸来徵予文予嘉綸之孝也於是乎書

壽李母黎大夫人序

壽何事於祝哉然九人於其所親愛者莫不欲祝之以壽蓋不至於期頤不已也必曰萬壽無疆而後庶幾足以滿其意願焉臣之於君則以是祝之若天保是已主之於賓則以是祝之若南山有臺是已公卿之於力農畝者則以是祝之若甫田是已是皆出於人合而非有骨肉之恩然相愛既深形諸禱頌亦有然者况子之於母喘息交通德擬昊天何以為報雖萬壽無疆殆猶未足以滿吾祝頌之私也太孺人黎

氏為太平郡推高密李君守儀之母年七十有奇矣正月二十日實其誕悅之旦守儀縻於職守弟克歸膝下獻觴北望孤雲心旌搖搖以予交誼素厚也乃授意假辭將寓歸為孺人祝吾意守儀之祝孺人雖萬壽無疆猶以為未足也予聞孺人天性純懿事贈兵部右侍郎先生泰姚淑慎克脩內職先生棄養時守儀與其弟守敬皆在髫齔孺人恐家聲之中墜也雖撫之慈甚而為教孔嚴每夕從外傅歸必篝燈督其講誦成化癸卯守儀昆仲果同領薦書克成孺人之志迨守儀之拜郡推也孺人愀然不樂或詰其故

則曰刑官人之司命也非練法律者不可居少失其平欲人無寃難矣其居家儉約不肯妄費一錢見守儀輩服用少華靡必戒之曰非儉無以養廉汝其慎之孺人之賢類如此昔柳毋賢而仲郢勤於學儁毋貧而不疑謹於刑崔毋賢而玄暐甘於貧乏以孺人襯之古今人豈相遠哉況世之毋氏能成其子者有矣未必能飭之以無能礪其子者有矣未必能導之以恕而孺人兼之何其德之盛也德盛則福隨以盛而壽為之先有壽斯諸福畢偹天道與善信乎其不爽矣守儀克體慈訓賢名籍甚旦夕且有顯擢而守

敬抱負利器方與天下士爭先孺人之殞蓋未艾也予不佞竊取詩人頌禱之義姑以萬壽無疆為孺人祝

東園文集序

東園文集戶部尚書仙遊鄭公之所作也公登天順庚辰進士科入翰林為檢討以親老稱疾歸養家食廿有餘年成化丙午始復起供館職由是出典學政入長成均累官至南京户侍頃者屢疏引年　上高其志加今職聽致其政而歸自其筮仕郎以文字為業四五十年之間舊稿之積殆將汲人蓋縉紳名流

欲假言以信今傳後者山鏡家刻壁陷笥藏往往于公手筆至於登高而賦所地而歌興寄所到又未能讚而不宣然其随手散逸者亦已十五六矣公之子主忠晚得其類存者萃為是集提學御史陳君玉疇公鄉人也請而刻之將成宏適以試事至留都主忠託序其後時方困憊緣循未假作也及歸京師公子壻僚貢士在兗復以公命見督宏忝竊甲科實公門下士也付觀謭陋雖不能為役然驥尾之附不庶幾於千里之致乎蓋嘗思之古今以文章名世者非苟然也惟淵深有本專勤不懈而後能得之觀昌黎所

答李䎘書辭磨礲浸灌之功驗可見矣夫所謂浩乎
沛然豈苟焉襲取而能致哉公材全能鉅無施不可
居家以餘力聽其宗黨鄉人為孝慈之行仕于中
外所至以政事著聞其文得之天巧特紓游之餘緒
耳然竊觀公志亦可謂靜而專矣往年承請告歸公
遺書以早出為戒叙其少時嘗欲入武夷結菴大隱
岩下讀書二十年而後出蓋學而能靜故其得之也
深所謂既溢而流者也頃泛江道石頭城登覩音閣
讀楣間公所留題主僧語予公入賀 萬壽節阻風
憩此中夜得亟起索燭書之丞春秋不為不高矣而

豪吟健作若與少壯者爭能鬪銳於筆硯之間何其勤而不懈乎蘇黄之富而工固宜後生小子所謂駭嘆而媿服也況公蕭宿意新蘇歸享暑葦冬鑪之樂無遊魚野鳥之倚日與隣翁田父頌天子之休德門生族人歌先公之遺風積以數年且將繼是而有所集云

賀監察御史張君廣漢考最序

君子學焉而化固欲有所為於天下而施之廣狹恒視其職之崇卑此古人所以有為澤為川之喻也職可以遠施矣然必其才猷器識有過人者而後足以

稱之高墉之隼非弓矢素備惡能射之而有獲哉雖然其樹立宛莧又顧其志高下何如盖堅車良馬千里之志宜無難者苟王良造父惰而息焉亦未必能秣燕而刷越也故職之稱也存乎才才之用也存乎志人君之馭吏欲稱其職而已况御史為風紀耳目之司其職之雄峻固岀群吏可得而例論者乎夫天下猶一身然天子其元首也君其下而為佐者賛宥容則為心腹任夾輔則為股肱司出納則為喉舌效捍禦則為爪牙其餘與有毫髮之勞皆吾身之用而不可一鈌者然精神風釆獨於耳目乎是寄故京師

以達于徼塞皆其所按行之地由巖廊以逮于筦庫皆其所剸督之人其職誠要矣使居是職者有可為之才有必為之志則中外百司皆將奉公憂國肅然於憲度之中譬之視聽聰明自足以檢乎一身雖旒黈纊塞可以遠見萬里而無壅蔽之患由是主威立而國勢尊民生安而王化盛其為施之大豈可以一二計哉博羅張君廣漢在御史之職三年矣而其考以冊書亦惟其志操之高才猷之美有以取之耳君發身最少而其所蓄負不凡出尹建陽興廢墜辨冤抑賑飢遏盜區畫井井如老吏事者政成而其譽大

者乃以憂去服闋改尹畿縣政因其俗而勤勵一如建陽於是有臺之召其試職也即侃侃有所論列不為娿婀俯仰嘗奉命出按浙江江西二省屯田君陰求官屬之可用者委以撿覈之務而其旁郡審度必合事宜故也得如故額亦無繹騷之怨是雖未足以究君之才而君之所至固可見矣待還朝間嘗論二省官屬所取必愛民守己者未嘗以愛憎為賢否若君者於耳目之司可謂無愧矣而其考以稱書不亦宜哉端公楊君德夫舉故事謁文賀君盖寮友寅恭之誼也而予實君之同年友不可以不文辭乃為書

此并致區區之私喜焉

壽封君自拙陸公詩序

公世居溧陽自拙其號也以其子監察御史時休知臨川課最得受縣尹之封者於是將十年矣五月三十日為公初度之旦御史雖不得及其時捧觴上壽茲奉命使雲貴可便道遂其展慶之私以公雅好吟咏嘗有聲於詩社也乃干僚友作為詩歌將持歸供一噱之樂甲倡乙和遂成其帙爛乎文綵之盈篋也璨乎珠璣之在貫也洋洋乎金石之交奏於堂也御史謂予有斯文之一日之知復欲有文序其首予嘗讀

濂溪拙賦慨世之巧者多而拙者少也則遊心乎千
古之上庶幾有嘿而寡言逸而知足德而無偽吉而
有常者將取其言行而師友之然念夫恥巧宦之題
者或不免拜塵之辱擬乞巧之憤或不免附黨之
譏豈大樸既散澆風日蕩而能守拙以自脩者世固
難其人乎公之號既有取於自拙則其存心制行必
能超越乎流俗而追逐乎古人使如公者而獲無疆
之壽倫可致之福豈不可以為後生小子之儀刑也
耶為老莊之教者亦曰蘭之焚也以其芳井之竭也
以其甘而樂之壽也以其無用彼蓋惡夫巧者有激

而云耿介然君子之所貴乎拙亦豈椎鈍冥頑一無所取之謂哉務乎其所當為安乎其所當止不相時而射利不飾詐以釣名窮通得喪惟其所遇而不以己私參焉斯固巧者之所嗤而拙者之所樂也公初嘗治舉子業以親老己為適子不可遠遊以妨養也於是乎輟進取之謀而脩孝友之政及御史與其三弟既長而知學矣則因其才而教育之御史以明經早登甲科而曰徵曰徵皆駸駸乎縉紳之列其叔曰徹者亦以克家聞于鄉黨嘗得公教子之詩而讀之於學必勵以修己之方於仕必勗以及民之澤和平

渥厚讜然正始之音也公之以拙自修於此可以槩見而其福履之盛自天祐之亦豈智巧之士可獨求而必得之哉諺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觀於公其益信矣公年既耄而聰明不衰進學脩德有少壯所不能及者幸際盛時　朝廷方隆養老之禮庸詎知安車蒲輪束帛加璧之舉不復見於今日乎予固拙於修辭者聊以是為公壽

四封録序

婺源潘氏之子頊歲累累以進士起家前大理寺正今山東按察僉事珍舉于壬戌戶部主事選及郎中

旦舉于乙丑南京大理評事鑑舉于戊辰而兩戶部皆予弘治甲子應天主試時所取士也間手一冊謁予求叙其事予取而閱之其端三大字曰四封錄因從而質其詳兩戶部拱而對曰吾潘之老項以予貴得封者有四焉茲錄之所由名也蓋自其輩行論之則選之父嵩陽老人與珍之父間菴公為兄弟旦之父直菴公與鑑之父南峰居士為兄弟自其封秩論之則間菴大理評事階文林郎而南峰與之同直菴為戶部主事階承德郎而嵩陽與之同自其所從得論之則珍與旦以三年考績之最實庚午夏秋之交

賞鑑以　兩宮錫類之恩蓋是冬之十有二月也

又曰願之切者每難於自遂事之盛者未易於兼全惟潘之先有志於用世久矣嵩陽與南峰者著莫負孟竟弗獲於一試而閒菴在菴儲書闢塾所以教子者尤勤延及選等乃始憑藉世積以克償厥願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珍與旦也並仕中朝於貤封為易而喜懼之載猶不勉焉蓋選出江山鑑出諸暨則何敢厚望而幸皆內徙適遭事會先後數月閭門受寵而又皆具慶在堂此於人間之事似為極盛焉者吾儕喜極而感惟修　上恩而昭世德焉是﨑不自知

茲錄之爲誇也予又從而思之其言雖出于一時而皆發乎性情其事雖止于一家而實關乎名教於子知其能篤於孝焉於臣知其能篤於忠焉於族里知其能篤於仁焉蓋守身者求以養親之志爲善者思以貽親之名夫苟念身之所由立而名之所由成敬於始必不敢隳於終榮於前必不敢辱於後則令聞益彰而顯揚益大不但公卿之爵可貺於親而已也非篤於孝者能之乎一言之譽猶終身誦之一飯之德猶中心藏之況褒襃之榮賁于一門命服之[illegible]於于再世惟遭逢之不偶而艱苦之當梔則成戌之心

與生我等而臣道之盡所以為子道之盡也非篤於忠者能之乎世俗齊閭閻小人不知本原之為重而同姓之親以至於喜不慶憂不恤而相視為塗之人者多矣人惟枝葉之澤同歸于一幹舉遠之化必先于一鄉諸父群從交懽迭賀下以興鄒魯之俗上以禪堯舜之治非篤於仁者能之乎孝以基之忠以成之仁以充之然則潘氏之盛殆未可以今茲為至而茲錄且當屢見於他日矣諸君尚因予言而益懋昇

送憲副謝君德溫序

國家興自南服定都建業蘇松常鎮實股肱郡也其地帶江海而襟淮浙兗猾之徒往往駕大艦乘風濤規覔海之利因出沒攻剽為患蜂蠆有毒而蔓草難圖固不可漠然置度外其上供賦額當天下三分之一而田下濕所謂大湖者支分派接綿亘數郡春夏之交雨連日不止則巨浸稽天歲遂不登至煩發帑蓄留綱運以振業之而京師億萬口之所仰給焉者不得不升以與民比其利害有關於天下非獨繫於一方以時興革而先事備禦實存乎其人擇之固不可以不審而任之固不可以不專也吾友謝君德溫

以監察御史出按茲土深明憲體風采凜然其所
以鋤奸剔蠹逆折盜萌有大造於吾人又嘗特疏于
朝欲疏淞常熟江陰諸浦導水東歸以除汎濫之害
於前二事之所當興革焉者蓋已有槩于中久矣頃
緣山東殘盜流入江南一再越留都乘風鼓行假息
常鎮境上言官謂四郡飭兵之事在浙憲雖有水利
官兼攝而其任勿專今當增置一使即太倉置理所
庶武備脩舉緩急可倚何所謂兇猾者誘募訓輯又
將入吾彀中不致於抵禁聯逆輩爲民毒其閒暇時
兼督水利以興農務民生既安則盜患亦當息廷中

議者皆是其言大寧遂菴公乃剡薦德溫往踐其任德溫之志之才固無往不宜而駿馬輕車於熟路尤便公之擇人固如是其精哉雖然自狼山之捷既聞談者遂譁然謂四郡可以高枕而戍兵可以投戈德溫之往亦可以緩帶雅歌無復奔走鞅掌之憂矣吾以為天下之患常生於所忽而聖賢之訓常欲其過慎譬之愛身者即當元氣充固康寧充盈之時而猶養保護之功亦不可以少廢所謂撥并況後正以患生於所忽思而防防而豫猶懼不免而可以為無患乎今四郡之民既已為逆虜所侵其元氣不可謂

之完固而膚革不可謂之充盈矣攝養保護方頼
於良醫德温憂民如病又肯以為無足慮乎當元之
季兵起沿江淮遲使姝贊言江陰通泰為江海之門
戶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宜亟選智勇以啚後
功不然則東南財賦非國家有將不能用既而張士
誠起泰州旋據有吴中諸郡京師告飢至遣使徵粮
于士誠使因文贊之言而能思患豫防豈有是哉此
一方之利害而實有關于天下者於德温之行一及
之嗟呼當全盛之日而為先事之憂覽者未必不以
予言為過也

遺德録序

禮部左侍郎東萊毛君維之有遺德録録其考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養浩先生及其妣封太淑人劉氏之遺德也先生與太淑人之德孚於族里播諸士林聞之朝著久矣其揚于庭則有褒崇之敕貢于几筵則有諭祭之文納于幽宮則有銘樹於墓道則有碑藏于家則有狀有傳哀挽于執紼則有歌有辭皆在斯録皆所以表章遺德而可傳於後世者也夫人子之於親有遺業焉將傳而守之有遺器焉將傳而保之有遺書焉將傳而誦之而況於遺德乎故

[illegible]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不明不仁在恒
[illegible][illegible]之而况於維之之孝乎先生初以明經領薦[illegible]
再試禮闈不利欲得祿養親遂司唐山之訓歷霍山
故城杭郡所至以身為教口不言利諸生有貧而[illegible]
能婚塟者往往斥所餘賑之是其德之大者即歐陽
子所謂養不必豐要於孝利不必博要于物其心厚
於仁也惟太淑人之於先生有相之道而其德合焉
故天之報之亦為甚厚盖錫之以徵則其子五人或
隱或仕皆有賢稱而為之文學器業蔚為公望其孫
曾二十餘人類秀頴不凡錫之以祚則其年皆踰八

十而食子之禄踰二十年可謂盛矣况先生捐館時維之為諭德秩幾五品 上念春宮舊学特賜之祭塟今兹太淑人棄養又賜祭如例且令有司併治塋域儀式得如今贈先生榮死哀之典先生與太淑人無弗與者非盛德豈能致哉維之之於遺德非徒録之盖思其親而不可見見斯録如見其親且欲後之子孫因斯録而覧觀慕效庶幾以承先生與太淑人之慶於無已也予既嘉維之之孝辱爲同年且嘗同官子孫将世講焉於是乎書

送知霍山縣吳君時雨考滿還任序

鄱陽吳君時雨以成化癸卯與予同領鄉薦屢上春官不利弘治丁巳乃拜廬州霍山令地故屬英山巖洞迴複囊奸藪盜有司者以其僻遠於覺察追捕類多懈弛其鄉豪黠去理所懸隔亦自擅斷無敢孰何於是乎柔服謹畏之民多歲厚積之族至不能安居以聊生守臣乃請析為一縣以專治之未三年舊令以不稱罷歸代之者即君也君知其民俗頑獷非威令所能勝則遇之以淳誠狎之以平易凡利病之當興革者汲汲為之如其家之事然盜嘗犯縣郛率勵敢死士追奔數十里莫敢返鬪後以法擒其渠帥

餘黨駭遁桴鼓之聲遂絶公暇輙循行阡陌勸課農桑又刱築三眼店等堰以溉高仰之田歲旱而禱齋居處甚家人守茹飲之戒亦不敢違蝗害稼以姚崇之策捕之而患猶未息也則率吏民訴于天請吞蝗以祈民命吞之至數十見者無不感泣有頃雷風交作大雨如注蝗悉墮水死人以為神君在縣至是幾十年百廢具興四民安業廪有陳腐之粟籍多新附之丁於撫字之職可謂稱矣而况設縣未幾化理為難其效能卓卓如是豈不賢於人遠哉夫自誇毗修飾者視君疑君未必能理茲劇縣也而君乃優為之

何耶蓋君之所存既本於誠誠之所感雖天地可動也鬼神可格也而况血氣心知實我同類以誠感之有不翕然而化服者乎昔歐陽子嘗謂吏猶醫也吏之良在便民而已醫之良在愈病而已苟藥施而病愈則雖舉止生疎言詞蹇訥固不失為良醫政行而民便則雖無赫赫之名固不失為良吏以君觀之豈不為尤可信耶霍山之民嘗以君政績疏于朝使在西京必蒙勞来不息之賞如王成矣在東京必蒙悃愊無華之褒如劉方矣而君已一再奏討其階與祿猶未能少進於初豈用人者拘拘於貫魚行鴈之格

而崇卑淹速常視其始進之塗耶抑獲上治民必信乎朋友而君之交遊無有能出力以為之地者耶雖然守令為治安之本莫難於得人而尤貴於久任故漢宣宋文皆緣是致理而以謡言單辭數易守宰則光武不免於致譏君行矣霍山之民惧君之将迁而幸君之再至也安知父老不復騰借寇之章而其兒童不多騎迎郭之馬耶顧予於君方盍簪以道舊遽摻袪而言別後會何地情惡能忘故以是致區區之贈同予情者侍御萬安蕭君升榮秋官新淦陳君徤夫貴溪楊君文淵皆與君同薦於鄉者也

送僉都御史柴墟儲先生之南京序

柴墟儲先生以成化癸卯發解應天明年試禮部復為第一於是隱然名動海内海内之士莫不傾心嚮往庶幾星鳳之先覩也時宏亦偕計入都實識先生於闈轅未撤之日其後留居大學先生未嘗以敗蚓見棄所以期待特異於他人而宏因得屢承教益以為甚幸未幾先生官南京吏部識者有用違其才之歎蓋學問之淵博如先生文詞之深醇如先生使置之詞林冊府必能討論潤色以鳴國家之盛而無愧也然先生自視慊慊如無所能在南署篤志勵行不

狥流俗有所纂述力追古作者為徒而其名日益彰
徹冢宰盧氏耿公知先生之賢不可久居散地也乃
薦爲北部考功郎中於是與先生同在部署者若今
光祿孫公志同太常喬公希大提學蔡公介夫皆卓
然魁傑之材其操存論議皆欲培養善類以備緩急
之用而先生於考課黜陟必惟公論之合不遷於愛
憎毀譽之私識者又知先生之學可以見諸實用與
世之徒以記覽為富漢續為工者異矣頃者先生自
太僕寺卿進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璽書往南京
專理粮儲考功馮君子佩不能忘情於前政也令其

諸君子來督贈言宏雖忝以文字為職而學不加進有愧於先生其將何以為先生之贈況先生體兼衆器無往不宜志在匡時深明治體觀其布常登進之始風籌倉卒之間已加念於東南之民力而欲卹之於無事之時則今茲之贈雖欲出所見以少效其愚豈能有加於是語耶顧諸君子之與先生於久故游從之中有先後交承之分平居道義之切劘職業之圖議人材之諮訪蓋有賴焉一旦建旆而南誠不能無介然于懐者非託之文辭何以泄之而宏之感慨與諸君子同[illegible]欲因是而發也雖然如先生者

豈能遠去　朝廷而錢穀一事亦豈足盡其用哉遲以歲月且當在三銓之地佐天子以用天下之賢茲其去也特拘於序進之塗而其復来也必有以慰吾儕之望矣諸君子聞吾言謂可以爲先生贈也乃爲之書

贈通守胡君學固進階致仕序

泰和胡君學固由陳留學諭課最陟寧波通守以内艱去乃改鎮江而治農其專職也君爲人朴茂勤慎凡溝防之修築犧疏出力罔有弗均至於治橋梁創閘堰或須錢而辦者其數必由府會秋毫無與惟役

之督事已則會其餘以入于公用是工曹之治水者賢君憲臣之按治者賢君大臣之巡撫者賢君勞獎之及殆無虛歲至是且九年矣累日計資固當在叙遷之列君在郡數以疾辭撫按者知君之宜民也皆慰留不聽君乃假賀表入京以其情踈懇于

上當道賢之請進君階爲奉訓大夫聽致其事而歸君於年甫六十及強壯之時而遂高上之志何其決也昔人謂去就之幾譬於食飲其飢飽寒溫取於自適不可決於人亦非人所能決而古今材智之士以官爲家以去爲諱有其言者蓋鮮矣有其心者加鮮

焉至於有其决者又加鮮矣夫榮辱得喪戰乎其中而軒裳圭組眩乎其外必位登三事而後足以厭其喜權之誇祿享萬鍾而後足以滿其殉利之慾此人之同情而世之公患也然側弁之俄常由於過醉嬰兒之病常生於過飽惟成功之於寵利也亦然故張良謝病二疏乞歸君子皆有取焉惟其達止足之分而不至於殆且辱耳若乃蕭望之顏眞卿其清忠峻節高步一世而卒爲奸讒所中論者惜之不以其昧於見幾之義耶即使遭遇日隆而罪責不及宜可以群趨旅進而無害也然年及矣而筋骸或不能強憊

良矣而謀慮或不能周入艮出酉王事鞅掌曷若起居無時之爲適左朱右墨簿領紛紜曷若觴詠優然之爲樂東阡北陌杖屨往来視前呵後擁之仰給于人者孰勞而孰逸也暑輦冬氊眠餘支杖視鳴玉曳履之徒飾乎外者孰𬼀而孰真也賢哉胡君可進而退未老而閒豈非有得於斯而無所歉焉其庶幾知足以周身而仁足以自愛者耶不然何其勇且決如是耶子與君父故方欲有以贈君而通政羅君允恕與君有連又爲之請遂書此以重君之歸豈徒使鄉人子弟知君之賢爲可法將天下之人聞君之風

相與纂為沖遊之行而於世道未必無萬一之補也

送中都留守司断事陳君景昭序

廬陵藤橋之陳氏自宋以来為官族入
國朝景昭之從高祖諱灌自其鄉率義兵見
太祖高皇帝於淮甸得授寧國太守而其從曾祖諱
儼登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侍郎則景昭之尊翁
也侍郎公為都憲時常奉命征貴州叛寇景昭侍行
御史欲紀其所獲之功公白吾可緣兵興為子孫貴
富地耶事遂寝後景昭游邑庠為名士及公捐館景
昭以恩任游大學學益有成盖試於有司者屢矣而

屢弗利玆謁選銓曹試在高等遂授中都留守斷事崎行其鄉友合浦令劉君叔溫來徵予言贈之中都南控江湖北帶河洛為我

高皇帝龍興之地猶周之岐豳漢之豐沛而加重焉留帥之設所以齊戎務壯皇威而固邦本其亦不輕而重矣然則景昭徙為之佐庸可不知其任之非輕耶盖桁楊箠楚非帥所可親巧比微文非帥所嘗習於是以斷事佐之凡獄之輕重取舍帥惟總其要視其成而已是非曲直一有不當皆斷事之責也故必持之以公昭之以明使下之人於我有倚任之重而

後吾之職斯為無負矣况獄之所係尤為不輕古人論戰至于小大之獄或得其情而後可豈不以兵者刑之大也惟用民者能重其生於聽訟之時斯可以致其死於兵交之日乎今承平雖久而戰不忘也留司之帥於拊循士卒必能加之意然若夫獄情之察必盡其心則景昭之所當勉也况先侍郎之勲名行業載諸國史而先太守又嘗於是乎有勞景昭勉之將不於國為能吏而於家為賢孫子乎

送知龍溪縣劉君師孟詩序

上饒劉君師孟以弘治壬子領江西鄉薦項試于銓

晉名在第一徃宰漳郡之龍溪翰林庶吉士李君子芳與師孟有連且同硯席契誼厚甚乃干士大夫作詩贈之而屬予為序師孟之先有諱養浩者仕宋為國學教授嘗遊黃勉齋之門從事於居敬窮理之學學者稱之為白石先生先生之孫韶光仕元為翰林國史編脩以其祖道本程朱為後學所宗請立白石書院於其所居之里置田若干畝歲入租千石以給其徒至于今故址猶存而子孫克守其業以明經入仕版者代不乏人蓋吾信一世族也師孟學有經法其存心制行務合矩度實無愧於先世使其遭時顯

用所立嘗不後人而乃斂厥才美施之一縣談者有遺恨焉雖然為程朱之學者嘗謂稷契伊尹之志可於一縣乎試之以縣於民最近而令之福澤及民最速故也故世有官居台鼎而猶未嘗作縣為恨者惟其志在愛人而欲得親民之職以行其所學焉耳然則師孟茲行其或無所恨乎夫仕不擇官而後能安其職能安其職而後能盡其心能盡其心而後於民之利病能汲汲焉為之趨且避之令之責斯無負矣師孟勉之哉天朝選用良吏方破常資蓋漸復前時之制凡士之屈於甲科者往往入居臺憲之任矣能

溪之治行且俊為第一吾見君之福澤不終施于一縣而已也

送魯府右長史吳君惟聰序

吳惟聰先生由國子學錄擢魯府長史司右長史予信之士游大學與惟聰聯桑梓締瓜葛素辱知愛者造予而請曰先生之才之行足以登賢科位臺省而淹於文學之職不得展布其所長在大學朝暮虀鹽與諸生無以大異今茲往佐親藩問其祿則下大夫之秩也問其職則國之政令無不得與焉夫以章逢之士起自草萊一旦得

天子之懿親朝夕密比其祿厚其職寄且將以忠謹受知腰黄衣緋騣騣可冀不亦榮乎諸生欲有以賀之敢假辭於執事者宏曰是未足以為惟聰賀也予之所以為惟聰賀者有二焉蓋君臣相擇從古則然萬一相須而不相值則雖潛心正學號稱醇儒如漢之董子置之江都未必能坦然自適況又有意外之慮乎今幸

朝廷清明諸藩皆奉法循理而魯王殿下尤以賢名宏忝禮曹竊觀其所上章奏一惟

祖宗之成憲是遵未嘗有非分之請國中支庶且多

以孝友節義聞　列聖嘉之數下璽書優奬風勵士之皆云謂生于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其信然矣然則惟聰之往日惟仰承曆意優荷寵渥而無事乎匡弼之勞此其可賀者一也士於髫年能誦論語等書即知尊崇孔顏思識其生長游歌之地至於浮泗達濟望岱宗覽繹諸山隱隱然出沒於烟雲之表又莫不引領徘徊欲造其下第縻於行役未之能遂也惟聰令得遂其所欲矣至之日首謁孔廟恍然金絲之接於耳継窺顏井而斟挹其餘潤紛華盛麗自不能動乎其中職務之暇從容登高以驗小天下之言進

修之念不敢以息而止豈非宦遊之一快事哉此其可賀者二也若諸生之云恐非惟聰之所以自賀也諸生以告惟聰惟聰由頤以為贈予遂書以贈之

送夔州太守吳君綎之序

聖天子御極以來勵精政事明目達聰凡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雖遠而萬里莫不洞徹於冕旒之下故偏州下邑牧宰以不肖聞亟從罷黜而以賢且能者代之於是群吏凜然奉法以修其職而天下生民[illegible]然有太平之望矣頃者夔缺守吏部請以郎水部[illegible]瀕之詠之[illegible]禮世家學有經法持[illegible]操

[illegible]以惟必端自其爲廬州察推即有廉明之譽及擢工部郎中歷營繕虞衡都水才望益彰蓋所謂賢而能者也昔人有重遠之論謂川峽去京師最遠其吏之賢與不肖民雖譽歌而譏謗之不得遽聞於天子宰相之耳是以其民常苦於貪暴而莫之恤吾嘗疑之以爲是特當時法令之不行而非遠之罪也若今日之事所謂階前萬里則譽歌譏謗可朝播而夕傳又豈有欺蔽之失哉是雖不肖之吏之所不樂而賢且能如吾顯之則固以爲幸也夫蜀民至公於吏之賢未嘗不譽且歌之豈惟譽且歌之蓋有社而稷之

如李陽冰如文翁如孔明如張詠者矣冰之興水利翁之崇教化有愛於民民之德之也固宜若孔明與詠其治蜀皆以嚴嚴則民宜畏且惡之而乃得其心於百世之後豈非二公之嚴不至於苛譬之霜雪雷霆主於成物而其仁愛固寓於威令之中歟以顯之之賢且能吾意其惠利斯民以庶幾古之遺愛無難能者而或者乃謂政由俗革令之爲政者貴於嚴則顯之負將何執乎嚴以濟寬如劉之名臣使其民愛之不止於一時而畏之不止於力之所及此則予之所以厚望于顯之也顯之之仲父運使先生與少參

其伯同為乙未進士予與顯之有世講之誼焉於其行不可以無贈也而顯之僚友王君憲之鍾君邦臣又以為請於是乎益不可辭顯之行矣方傾耳以須夔人之謦且歌也

壽隱思吳先生詩序

海虞吳隱思先生之子子聲由弘治己未進士出尹繁縣用薦入為御史未幾遂奉命按吾邦念自筮仕以來不獲承歡膝下以供人子之職者已十年陟岵之思徒切切於朝夕也茲行道出故里而六月二十一日值先生初度之辰以彌節之暇遂戲綵之私於計

甚設而於公亦無所妨乃命畫史繪圖懸中朝大夫上作為歌詩將持以獻諸先生而致其祝頌之意復介其同官徐君賓賢來徵予言序之先生孟文恪公之諸孫也公以文章道德稱重當世未仕之日其父沅陵簿被誣逮繫乞以身代是即古之純孝而其清忠直節寔於是乎基然位止中丞猶未能慰滿天下之望與世之薄功而厚饗者異矣有餘之慶宜於後嗣乎發之故先生之壽御史君之貴人固豫必其然不謂分所當然而不容以或缺者此可以見天道之不忒而是父是子本於義方之教又有不可誣者使

先生之所存失其世守貴籯金而賤經訓喜貲貨而
厭厭窮則御史君幼而學也未必能成壯而仕也未
必能顯欲圖今日之歸亦豈能致耶御史君登堂獻
壽取諸君子之詩爲歌以侑樽俎鄉閭姻戚聞之爲
父老者孰不歆羨如先生之壽而逮見其子之成爲
子弟者孰不歆羨如御史君之貴而娛親於未老之
日哉將傳之他郡邑以及於四方凡爲鄉大夫者孰
不慕文恪公之賢而歆羨如公世澤之遠哉然則諸
詩固有補於風化而非徒作者矣抑嘗讀詩之小雅
至於四牡又知先王之遣使也雖欲其勤於王事而

又深探其孝養之情以慰勞之不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而公義私恩不容以偏廢乎御史君懷歸之念於諸詩見之殆亦作歌來諗之旨歟其視文恪之於親雖所處不同而其為孝則一也由是移之以為忠而施之以為政臨蒞之下將不至有祈父之怨鴇羽之嗟而其事功名位又豈不足以追配前人之盛耶明公生齒髮尚壯聰明未衰繼自今屢受勅制之褒而永綏繼鼎之養為可必矣

送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東湖先生眘公致仕序

聖天子即位之二年改元天順召群大臣告出諭

丁時嘉興屠公由御史大夫遷大司寇未幾再荷
玉帶麒麟袍之賜遭逢之盛可謂千載一時矣歲之三
月初吉公忽以老乞休詔不允且有老成練達委任
方切之褒後數月公復陳乞而其詞益懇　上察其
情懇煩以致乃加太子太保賜勅慰諭俾乘傳以歸
念其勤之久也仍命有司月授粲歲給役夫皆有常
數又賜誥褒其先代而及其伉儷焉於是朝之卿士
謂公之自處也不失乎進退之義而　上之優老也
克篤乎始終之仁莫不榮之然嘗為公屬者不忍公
之遽歸也相率詣予欲一言以為公贈若將以致其

緇衣之好焉蓋公自成化已丑登進士迄今已四十
年矣歷兩京吏踐三司皆不離刑獄之任其處當之
明决持論之平恕既足以爲吏師而其聽斷之隙往
往操觚刻燭與文人韻士爭奇鬭捷無有倦意又所
謂以儒緣飾者夫以公之材全能鉅如此晚生下吏
領誨益而親儀軌爲日久一旦舍而去之安能無介
然於懷耶雖然久勞思逸乃仕宦者之常情而難進
易退又君子立朝之大節苟耽於寵利而不知止足
則內必至於失已外必至於徇人上之不足以取重
於其君下之不足以取信於其友所謂漏盡夜行者

共燕袖盖昔人之所交讚而互讓者也若漢之二疏晉之顗含唐之宋璟宋之范鎮見幾於鼎盛之日而辭榮於未及之年其高風偉節傳播後世視爲圖榮進於一時者孰優而孰劣也公春秋甫六十有三聰明未衰齒髮未改而乃力辭以去於許國之誼若有未安爲世貪醫者亦不能若是恝也然敦尚風節以稍振士氣在盛世不可無人使公得從二疏諸賢之列其榮孰甚由是言之凡爲公屬者可以釋然而進賀矣宏素辱公知公其有取於予言乎

送太守龍君舜卿之任太平序

舜卿吾表人其尊翁景昇先生以工書供事内閣廿數十年累官至太常卿弘治初始請老歸未幾舜卿登庚戌進士拜祠祭主事再轉為主客郎中部長試凡歷數公莫不才舜卿蓋舜卿生長京師既習知人情世態而熟諳典故又得於家庭議論之餘宜其才足以為也頃鴻臚尚寶光祿諸卿佐有缺舜卿皆與薦稿中使居外服固當參大藩之政而於資序亦非超亂矣太平密邇南畿蓋所謂股肱郡屈舜卿佐為之守得非以[illegible]豈不[illegible]諸藩下郡古稱民為邦本又以郡[illegible]所繫之重而不可[illegible]

其人也故凡遠郡皆必擇人以付之而況於畿郡乎先輩謂我　聖祖興自南服功高萬古考其渡江之始首取太平當時駐驆之區用武之地故老往往稱能道之而復租之詔軫念拳拳有子孫百世難忘之語然則茲郡實興王之根本焉為民之牧尤不可不得其人也舜卿則其人矣亦嘗思郡守所以為民之本之重乎夫郡以太平名固莫知其所始然予竊聞太平之義有二焉謂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

洽而禮樂成此班孟堅之說也謂天有三階凡六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三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順天下大安是為太平此東方曼倩之說也二說若不同而率皆歸諸民事蓋衣食足而後民生安民生安而後和氣應和氣應而後天象順其軌焉天人之際固當貫而為一也由是觀之則君之所以馭吏吏之所以行令而致之民者惟在乎敦本節用以開其衣食之源而又恐傷其財與力耶太平雖輔郡而地利瘠薄雨多則下濕病雨少則高仰病未聞有全豐之歲而賦役又重且繁

[illegible]亦云散矣以舜卿之才必能撫而輯之所謂皆
[illegible]大人守京師憮懞河潤之福吾於舜卿乎有望是固
林[illegible]用公涇川張公與郎署諸君期待之意也

送湖廣布政司左參政劉君咸卓序

吉故多賢才父子兄弟傳圭襲組者不足論也而文章勳業亦往往能世其家若大司寇雲菴劉公與其子方伯安菴先生居公卿岳牧中皆以清風高節有名當世其後與吾游而最稔者咸卓及其弟侍御咸栗蒞官持己皆無媿於前人咸栗蓋安菴之子而咸卓則雲菴之從孫也始咸卓在兵部見重於前司馬

東山劉公既而在禮部見重於故宗伯松露周公頃自郎中擢光祿少卿自少卿擢叅湖藩之政又用今當道之薦則咸卓之為才為賢固予於公論而非予之私言矣夫人物之生囿於氣化不能皆才且賢其負頑桀驁者常十八九一有才且賢者出乎其間天固以化誨懷服之任付之而才且賢者亦宜以化誨懷服為己任誠不忍自有餘而已也故自古操用人之柄者其於賢才恒愛惜而欲令之使之各得其職而無不盡其用之歎凡以遂天地生生之德也今蜀也未平而湖湘壤地與之相接比歲飢饉民沸耶甚

聞變和應所在蜂起使撫綏非人不能以化誨懷服為務而徒欲以威力勝之意外之患有大可憂者當道取咸阜於茲地得非以其才與識足以當撫綏之寄耶夫所謂盜賊者其初皆良民也困於苛虐迫於寒飢貿貿焉求生而無所以始指目細聚苟為免脫逃刑之計庶幾偷一旦之活而不暇恤乎其他有能以化誨懷服為務安知其不反而為良民乎所謂以盜賊待其民其民始棄其身於盜賊以齊魯待其民民亦以齊魯之人待其身非文王之虛言也以咸阜之才之賢所至必盡其心所履必盡其道何俟於予

言之喋喋顧其行不可以無贈而通政羅君允恕以誼見督於是乎書以贈之若其辭之離而其意不白則以別懷之思有未能盡遣者也

世義堂序

正統間湘潭民大飢有司下令勸分攸人陳公德仁輸粟千石　朝廷旌其門綽楔奐然過者莫不義之其後歲再不登翁子銛出粟賑飢如翁所輸之數詔賜之冠服號為義民其後歲復不登銛子國器復為賑飢之舉粟數之輸于官者如其祖而名器之受於上者如其父焉三世三義倜儻惟諟碩之良田美宅

之相授受而不能舍可謂難矣於是御史俞公蓋為書其堂曰世義以褒之亦以風勵夫不義之徒也既而閭里邢戒堂燬于燹攸國器之子曰誥曰誾者復搆而新之壯之子伯頊入大學為諸生以為既我後人得世處斯堂而享其成實前人尚義之報不可使其善泯焉而無傳也介其友羅萬周來徵予序其事夫義之與利為公為私為清為濁如陰陽晝夜有識者類能辯之況秉彝好德人所同有宜世之趨義者之衆也然環觀天下喻於義者僅十一而喻於利者常十九利於己則不知恤乎人利於家則不知恤乎

鄉智圖力攫必厭其溪壑之欲而後已其在平時固已不仁甚矣荒歉之歲蒙袂而輯屨者方張口以俟黔敖之救而豪家右族幸災射利乃閉糶以困之雖比隣親舊擠于溝壑者枕藉而漠然不加戚焉而獨何心哉用是較之陳氏祖子孫三世之好施而尚義誠可以為難矣雖然天於施報之閒焉有惓惓而不漏者吾嘗見專利之徒固能肥其家潤其室沉沉夏屋以為世業而傳之無窮然身死之後其為儈之於人一瓦之覆一摇之植子孫不能有也蓋嘗推其智圖力攫之所識者已遂知其必至於此矣夫利者人之所

同欲也人所同欲而欲專之其能久乎若陳氏者祖考以義倡之於先子孫以義承之於後積而能施施而弗倦故其德於人愈久而不忘堂雖燬矣而曾玄肯構不旋踵而遽復且以伯之親賢好學必將顯其門楣以彰積善之慶焉然則為義者何嘗不利而彼專利之徒乃甘為不義之歸耶夫賢者於為義未必尚名而蘄報也顧有實有名有施有報乃自然之理故予於茲堂言之亦將有所風勵云爾

送知饒州府宋君鍾秀序

昔漢宣帝謂使民安於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惟

良二千石可與共之今之知府即所謂二千石也識治體者知宣帝之言為不可易得非以其所處在上下之間而其情為易通所統適大小之中而其澤為易究哉然而能以循稱如漢吏者蓋亦難其人矣祠祭郎中宋君鍾秀頃用薦出知饒州府與之同為部屬者咸曰鍾秀在茲部凡四年於主客精膳儀制諸司之事罔不詳練不但祠部之優為也其性度閑雅容止溫恭而遇事克勤以慎故上下之交各當其可有譽重而無訾毀持是以往將於郡無難矣又曰往年鍾秀在戶部嘗督居庸之餉瀕入大同宣府又被

簡命從大臣往飭邊防是固刃觸綜勞而難於綜理者也鍾秀皆談笑而處之則於平時於內都當郎而治之何足言耶於是相率登堂請言以贈其行寅長省菴劉公涇川張公謂予政務頗簡因屬予為之言夫軍國之需未有不取給于郡之小民者姑以鍾秀所嘗綜理者論之郊廟百神之犧牲幣帛則出於民也乘輿宮掖之饔飧牢醴則出於民也宗室戚畹之封拜榮塋四夷外國之郊勞贈貺則又出於民也至若邊陲疆場非常之變其供億之出於民又有不勝其困者上之人當責新取盈之日期會少稽則已憤

然欲加之罪而孰知閭里之間公私亦交有剝膚推髓之患哉鍾秀今知之矣而惟政之供不能損也然則宜何如屨之毋亦正身率物約己裕民去一切牟食漁侵之政以固其心而養其力則民可安財可阜而國用亦無不足矣昔倪寬初以負租課殿而其後卒以最書此漢吏之所以為循也鍾秀勉之于當為饒民賀信與饒隣予鄉郡也其將豢河潤之福乎

送福建布政司右參議裘君本厚序

諸藩舊設參議一員以總理列郡之粮儲蓋專職也前此嘗以官多民擾而裁省之冢宰安定張公既膺

間命總領衆職思欲輔成吏稱民安之治以爲令監
司道分歲代視列郡有如傳舍或一事轉相付授首
尾衡決事益棼紛理不若專以一人領一道治一事
而後可責其成疏聞 上嘉納之於是諸藩之佐皆
有專職而所謂總理糧儲之官亦復其舊矣慈溪裘
君本厚由主客郎中陞福建右叅議其所理則列郡
之粮儲也本厚以癸丑進士爲行人嘗奉命使湖廣
河南福建及遼周二府六年考最陞工部員外郎復
往催荊州商稅所至以清謹聞既陞虞衡郎中丁外
艱歸服闋改除主客主客之務雖清冗可厭本厚從

容處之未嘗廢滯久而曹事益熟大宗伯南宮白公而下莫不重之茲徃衆一瀟之議益得展布所長宜足以仰副責成之望而無難矣夫治養相須兵民相倚豐凶相代有無相通蓋理與勢之不容已者故賦斂蓋藏在古具有成法而今日於此尤拳拳焉誠先務之當急也雖然民為邦本財為民心當是任者苟徒以亟疾相高而無惻怛愛民之念則雖可以取辦集之名書勤能之考萬一傷民之心而激意外之患亦豈　朝廷專任責成之意哉予嘗讀明氏蘭絲之論而歎其憂乎民也深讀朱子

又其刊

可民也大夫二公皆閩人其所以[illegible]詩於輿情所立之法必宜於土俗有斟酌而行之雖萬世可也本厚天資多恕才足有為尚取致堂之語而驗之今日果有是獎乎則從而釐革之又考求晦菴之法而見之施行將見公家之利既無所虧田里之民各得其所矣本源固而上下相安可以為古之良臣矣本厚將行部之四屬欲一言為贈以篤同官之誼於是乎書

送廣西按察司僉事萬君廷介序

吾邑萬君廷介以己未進士為大理寺右評事歷陞

寺副寺正有年矣頃廣西按察司僉事缺吏部推君
往補之僉事秩正五品而實居方岳之尊爲列郡之
表一道之刑獄輕重出入惟其所理盖吏治之清濁
民生之安否至於陰陽之和驁莫不繫焉其任可謂
重矣君居大理理天下之刑凡西曹郎吏憲臣所鞫
之獄所處之常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如持衡以較錙
銖一無所爽其律其例可行可罷又朝夕參之伍之
以求合乎時宜今兹之往信如馴輕車就熟路而王
艮造父爲之先後也矛得報甚爲君喜意君未必不
欣然而自得也或爲予言故事寺正之推多得僉都

何為乃有是擢得非以君老成質樸而疑於[illegible]

[illegible]遲鈍者邪果若人言予不獨私為君喜而且為廣

人喜矣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非萬世理刑獄

者之標準耶當文帝之幸虎圈嗇夫口辯而欲超

遷之釋之顧乃亟稱言事不能出口之長者其言曰

秦任力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

而無惻隱之實以致二世而絕天下土崩故於犯蹕

盜環之當罪必守吾法而不苟狥其上之意文帝之

治至于網疏刑措未必非釋之之功而釋之之所稱

長者殆亦今之所謂迂濶而遲鈍也自今之能者觀

之君誠為迂闊遲鈍然君於亟疾苛察之事非惟不能為而亦不忍為矧廣西遠在要荒治尚寬大慎斯術也以往豈復有鍛鍊羅織之獄銜寃銜痛之民而至於傷陰陽之和氣者耶夫刑之所繫重矣君子居是官則思盡是職而於班資之崇卑不屑屑焉吾意君聞斯言又未必不哂然而自釋也僉君之僚友凌君士元來徵予言為君贈予遂書以贈之

宋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二　終